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張文祥刺馬案 第十三回 求放心楊從化削髮 失守地馬心儀遭擒

話說張文祥聽楊從化打算出家的話，很高興的答道：「賢弟能出家，是再好沒有的了。不過出家容易，既出家之後，又想返俗，就太不成話了。賢弟此刻年輕，有幾件出家人最難守持的戒律，還不曾經歷過，不知道艱難。所慮的就怕將來守不住出家的戒，以出家人造在家人所不敢造的孽，那就不是當要的事。賢弟若自問將來能保住決不至有犯戒的事做出來，那麼出家真是再好沒有了。」楊從化問道：「將來怎麼樣，我不曾經歷，固是不知道。不過我得問師兄一句話：只看出家人最難守持的戒律，是由旁人逼著我使我不能守呢？還是由我自己忽然不能守？」張文祥笑道：「哪有由旁人逼迫犯戒的事。出家人犯戒，全是由於自己沒有操持的力量，與旁人無涉。」楊從化道：「如果是由旁人逼迫的，我倒有些害怕。因為我的能力有限，強似我的人多，若遇著一個能力強似我的人，要他逼迫我做犯戒的事，我拗他不過，又不肯拼命保守，那就難免不被他逼犯戒。至於沒有能力強似我的人來逼迫，我自己不肯做犯戒的事，卻如何會犯戒呢？」張文祥微笑點頭道：「但願老弟能口心如一，能始終如一，將來成佛成仙，也都從這不犯戒中得來。老弟能從此立定腳跟，我即刻便去向師傅說，求他老人家替你剃度。」

「我也知道出家修行，是最好的事，無如我自知生成的塵心太重，和野馬一般的性格，絲毫受不了羈勒。甚麼菩薩戒、羅漢戒、比丘戒，種種繁難的戒律，我果然是守不了。就是極簡便的殺、盜、淫、妄、酒五居士戒，我除了妄語而外，這四戒都難保不犯。這是由於我生性到了那時分，自己也制自己不了。我也知道不可殺生，不過遇了有一種惡毒的人，正在幹惡毒的事，一落到我眼裡，心裡就不由得冒起火，兩手就也不由自主的非殺了他不可。刀光過去，心裡便頓時舒暢了。老弟生長名門，人心險惡，世路崎嶇，都沒有閱歷，又得早遇名師。譬如一株樹，出土就有人栽培扶植，不經風雨摧殘，冰霜侵蝕，所以能枝幹條達，沒有輪困盤曲的奇形怪狀。老弟此時的心地，光明活潑，渣滓全無，出家修道最相宜的，快把身上衣服整理，就一同到師傅那裡去，我好將老弟要求剃度的心願，當面稟明師傅。」楊從化欣然答應，立時端整了衣冠，隨同張文祥到無垢方丈裡。

這時無垢還不曾安歇，正盤膝坐在禪床上做禪定的工夫。張文祥輕輕的立在一旁，不敢驚動。好半晌，無垢才出定，張眼望著楊從化問道：「你和他別了幾年，見面還能認識麼？」楊從化上前一步應道：「象大師兄這般英偉的氣概，便再過□年八載，見面也能認識。」無垢笑了一笑，又問道：「你父親吩咐你對他說的話，你已說過了麼？」楊從化道：「已向大師兄說過了。」無垢即轉臉望著張文祥，問道：「你聽了他父親的話，心下如何打算？」張文祥道：「弟子明知楊老伯的話，句句都是金石良言。師傅是深知弟子的，暫時惟有盡人事以聽天命，若撇下數百個幾年來同甘共苦的兄弟，只因自己能安然脫身，他們的死活都不顧，這是弟子萬萬做不到的。不過弟子出家的話，雖遙遙無期，楊師弟卻已動了出家之念。特地同來，要求師傅給他剃度。」

無垢聽了，現出躊躇的神氣，問楊從化道：「你知道出家有甚麼難處麼？」楊從化道：「弟子不曾出家，不知道出家有甚麼難處。但是，弟子曾讀孔孟之書，孟子曾說，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。弟子思量出家修行，也只在求放心上做工夫。這求放心的勾當，說難便難，說易也易，不知道是與不是？」無垢原不是讀書人出家，只因那次敗在朱鎮岳手裡，朱鎮岳逼著要見他，氣量偏仄的人，一時羞憤得跳窗戶出來。後雖自悔魯莽，然打聽得朱鎮岳在山中守制，自覺不好意思轉臉回山去，就此出家做了和尚。

剃度他的師傅，雖也是四川峨嵋山伏虎寺方丈，開禪和尙的徒弟圓覺大師，也是個大有道行的好和尚。無如田義周不是個□分聰悟的人，又非由他本人看破了紅塵出家的，逼得無家可歸，才出家借寺院為棲身之所。因此在圓覺大師跟前，並沒領會多少修行真諦。不過他從小在俠義之門，平日的薰陶濡染。已使他不敢有背義害理的舉動。受戒後自能恪守清規。凡是普通出家人所應行的功課，他都遵照實行罷了。至於神機妙理，是沒有多大心得的。在紅蓮寺的和尚，大半出身鹽梟，通文理的更少。當下聽了楊從化求放心的話，便歡喜稱贊，以為是寺裡許多和尚所不及的。次日，就替楊從化剃度了，賜名「知圓」。知圓的天分果是極高，遇事能得無垢和尚的歡心。寺裡眾和尚也因知圓的年紀雖輕，文才武藝都高人一等，又是方丈和尚得意的徒弟，大家都爭著已結。知圓這時在紅蓮寺做和尚的事，暫且擱下。

再說那張文祥自聽了楊從化轉述楊幻勸他的那番言語，初時還覺得自己的處境，一時要改變途徑，有些為難。在歸途上一路左思右想，越想越覺得現在的處境危險，因此改邪歸正的念頭，不知不覺就決定了。回到四川，將楊幻的話，又對鄭時、施星標二人說了一遍道：「同走我們這條道路的人，除了有幾個因洗手得早，打起捆包遠走高飛，不知去向的而外，簡直沒有聽說一個能善能終的。未必他們的力量都不如你我，可見得這條路是不能多走的。依我的意思：果是趁早設法抽身為好。」

施星標素來是毫無主意的人，聽了不開口，望著鄭時。鄭時笑向張、施二人道：「這些兄弟怎麼樣，我都不管，我只問兩位老弟，現在能出家做和尚麼？」張文祥道：「我說要設法抽身，就是為現在不能去做和尚，所以說要設法。若願意就做和尚，有現成的紅蓮寺在那裡，去落髮便了，」鄭時道：「好嗎，既不能出家，你們可知道抽身就很不容易麼？和我們同道的人，雖有打起捆包遠走高飛不知去向的，只是我們不能照他們的樣。他們多是偷偷摸摸的不敢撞禍，沒鬧出甚麼聲名來，只要離了四川，儘管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也沒人知道他的履歷。你我此刻是何等聲勢，就是出家尚且恐怕有人挑眼，何況不出家呢？」張文祥道：「照大哥這樣說來，不是簡直不能下台嗎？」鄭時道：「且看機會如何，暫時是沒有妥當的法子。我們既存了這個得好休時便好休的心，料不久必有機會。不過我們萬不可因動了這個念頭，便自餒其氣，遇事退縮不前，那就事不小，更不可露一點兒消息給眾兄弟知道，如果大家在未下台之前，先自餒了銳氣，便永遠沒有給我們好下台的機會了。」張文祥點頭道：「這是至當不移的道理，我和三弟兩人，橫豎聽從大哥的主張便了。」三個商議之後，並沒有改變行動，仍是各人督率手下兄弟，做私鹽交易。

又過了一些時，一次與官兵對打起來，官兵敗退，鹽梟照例攻奪城池。這次攻破了一座府城，將知府全家拿住了。這位城陷被擒的知府，便是馬心儀，馬心儀的品貌才情，當時四川全省的官場中，沒有能及得他的，在四川早有能員的聲望。這回因兵力不足，又疏於防範了一點兒，被張文祥等攻進城來，一時逃走不及，全家破捉。馬心儀早知張文祥等這班鹽梟特別兇悍，官府落到這班鹽梟手裡，從來沒有好好釋放過。自己這番被捉，也只好安排一死，不存倖免的心思。平時鹽梟捉了官府，也和官府捉了匪徒一樣，由匪首高坐堂皇，將官府提出審訊，並不捉著便殺，張文祥等這部分鹽梟，在四川所殺戮的民府，盡是平日官聲惡劣的。若是愛民勤政的好官，為地方人民所稱道的，他們不但不拿來殺戮，並不去攻打好官所守的城池。馬心儀雖有能員之名，對於地方百姓，卻沒有恩德可感，沒有使張文祥等欽敬之處。所以城陷的時候，例將他全家拿住了。他們從來拿了官府，照例是由鄭時坐堂審訊的。

這日，鄭時審訊過馬心儀之後，退堂傳集張文祥、施星標二人秘密會議。鄭時先開口說道：「前次二弟從紅蓮寺回來，因聽了楊幻勸勉的話，動了改邪歸正的念頭，我一晌留心尋覓大家好下台的機會，即苦於見不著。剛才我審訊這個知府馬心儀，看他的談吐相貌，很不尋常。我料他將來發達，不可限量，我等要下台，這機會倒不可錯過，只不知兩位老弟的意思怎樣？」張文祥道：

「這知府的談吐相貌好，如何是我們下台的機會，我不懂得其中的道理？」鄭時道：「我也知道老弟不識，也只問老弟願意不願意趁此下台。願意，我再說其中的道理。」張文祥道：「既是下台的好機會，安有不願意的。」鄭時點頭道：「我看馬心儀的儀表非凡，逆料他將來必成大器。我打算好生款待他，和他結納，求他以後設法招安我們，於我們有好處，於他自己也有好處，我料他為人精幹，將來必能如我等的心願。」張文祥道：「他若自以為是朝廷大員，瞧我們這些私鹽販不起，不願意和我們結納，大哥這番心機不是白用了嗎？」鄭時搖頭道：「這一層倒可不慮，因為我們平日捉拿了官府，都是置之死地，於今我們不殺他，反懇款待他，與他結交，人誰不怕死，豈有不願意的道理？」張文祥道：「世人能口心如一的絕少。我們懇懇待他，他這時為要保全他自己的性命，口裡說得很好，盡可對天發誓，與我等結交，將來盡力設法招安我等。一離開了我們，就立時變卦，甚至還記我們擒捉他

的仇恨，反力圖報復。這片心機不仍是枉費了嗎？」

鄭時笑道：「我也想到了這層。不過我料他決不至有這種舉動，我知道馬心儀做官，□分熱中。我有方法能幫助他，使他升遷得快，不愁他不落我的圈套。我既有力幫助他，使他升遷，就有力陷害他，使他不安於位。他心裡儘管不高興與我們結交，一落了我們的圈套，便不能由他作主了。好處就在我們是販私鹽的，他為自己的地位，官聲起見，斷不敢開罪我們。」張文祥道：「大哥是心計素工的人，只要大哥覺得是這們辦妥當，就這們辦下去。俗話說，求官不著秀才在。我們結交了他，他能如我們的心願，自是再好沒有。就是他轉臉不認人，我們也沒有吃甚麼虧。」鄭時見張、施二人沒有異議，便獨自到拘押馬心儀的所在，親手替馬心儀解開繩索，引著與張、施二人相見。

馬心儀不知鄭時是何用意，盛氣相向的說道：「你們這班逆賊，打算將本府怎生擺佈，要殺只管就殺，休得囉唆。」張文祥聽了這幾句話，又見了那種驕慢的神氣，已忍不住待伸手抽刀。鄭時連忙望著張文祥使眼色，納馬心儀上坐了，才從容說道：「我等若有相害之心，也用不著這些囉唆了。你在四川做官的能名，我等早已聽得。我等在四川的威望，你大約也有所聞。我三人雖是異姓兄弟，然情逾骨肉。三人一般的性格，生平痛惡貪官污吏、惡霸土豪，所以貪官污吏落到我們手中，簡直和有深仇積恨的一樣，頃刻不容緩的將他處死。你在四川沒有貪污之名，我們兄弟不存心和你作對。無奈你放我們不過，幾次派兵向我們窮追痛剿，逼得我們沒法，只好努力攻城來，和你當面說個明白。我等其所以甘觸刑章，拚死要做這私鹽買賣，全是迫於生計，不能坐待著餓死，就只得鋌而走險了。如果有賢明官府，憐憫我等是出於無奈，設法安置我等，我等是情願效死的。」

馬心儀見鄭時沒有殺害他的心思，他也知道鄭時是個豪傑之士，便改換了很和易的臉色，說道：「你既說如有賢明官府設法安置你們，你們便情願效死，何以官府幾次派人到山裡招安，你們反把派去的人殺戮呢？」鄭時道：「那幾次招安，何嘗有一次是真意，無非想用招安的名兒，騙我等人入牢籠罷了。我的耳目很多，官府的一舉一動，都不能逃我的耳目。並且那幾個想騙我們入牢籠的官府，就是我們兄弟所深惡痛絕的貪官污吏，正恨不能吃他的肉，寢他的皮，豈肯受他的招安？我粗知相人之術，看你的相，將來必位極人臣。因此不打算害你，並願盡我的能力幫助你，使你宦途平坦，一路升遷上去。不過你得應允我一句話。」馬心儀問道：「應允你甚麼話？且說出來，看能不能應允？」鄭時道：「你不能應允的，我也不至向你說。就是我先幫助你升遷，你升遷之後，再盡力援引我們。我們非不知自愛的人，到時決不會有使你為難或拖累你的舉動。」馬心儀道：「你有甚麼能力，能使我宦途平坦，一路升遷上去呢？」鄭時笑道：「這倒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。你應允了我的話，我自然要做給你看。若以後我的話不驗，你也不妨將應允我的話勾銷。」

馬心儀暗想：這話倒爽快，他既能先幫助我升遷，我升遷之後再援引他，於我有益無損的事，如何應允不得呢。當下便答道：「我真能宦途平坦，一路升遷上去，將來一定盡力援引你們出頭，決不食言。」鄭時道：「就是這們應允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雖也未嘗不可，不過我與你地位懸殊，似乎非經過一種儀式，不足以昭慎重。常言：貴人多忘事。你將來大貴的時候，因與我們有雲泥之隔，若存心嫌我們微賤，我們也無可奈何。你是真心打算將來援引我們出頭，此刻就應該不存貴賤高下的念頭，與我們三兄弟結拜。我們綠林中人最重結拜，一經結拜，便可共生死，永遠沒有改悔的。你肯和我們結拜，方可顯出你的真心。」

馬心儀是個做知府的人，那有真心和鹽梟結拜為兄弟呢？不過在初被擒的時候，以為萬無生理，已拼著一死，說話才能氣壯。此時見有一條生路，便只求能脫身，不肯再向拼死的這條路上走了。明知若不應允鄭時的話，使他兄弟惱羞成怒，翻過臉來，就不好說話了，遂不躊躇的答道：「我也知道你們都是些豪傑之士，將來必能為國家建立功業，不是久困風塵的。結拜為兄弟，我很願意，不過你我此時因地位不同的緣故，結拜的事，除了我們自己而外，無論誰人都不能給他知道。這風聲傳出去，於我果然不利，你們也討不了好處。既討不了好處，又何必多此一舉呢？」鄭時道：「敬遵台命，我所以親自來解縛，不許有一個跟隨的人在這裡，也就是因這事不宜使外人知道。」當下雙方說妥了，就點燭焚香，四人對天結拜為兄弟。並照著尋常結盟的例，都對天發了「有福同亨、有禍同當」的誓。論年齡，馬心儀最大，鄭時、張文祥次之，施星標最小。鄭時原是做大哥的，此後的大哥，就得讓馬心儀做了。各人都降了一級稱呼。

四人結拜過後，鄭時早已安排了豐盛筵席，算是慶祝成功。馬心儀在筵席上雖強作歡笑，然時時露出愁眉不展的樣子。鄭時看了不樂道：「難道大哥心裡有不甘願的地方，礙難說出嗎？這事雖由我等強迫做的，然我能斷定於大哥有益無損。大哥是有胸襟有氣魄的人，料不至因我等出身微賤，便存不屑之心。何以大家正開懷暢飲之際，卻時時露出愁苦的樣子來呢？」馬心儀道：「二弟說盡力量幫助我，必能使我宦途平坦，一路升遷上去，這話我也相信。因為素來聞二弟的名，知道是個足智多謀的人。不過那是以後的事，我所著慮的，就在目前的這個局面，教我不好擺佈。我是有守城之責的官兒，於今城被攻破了，我全家被擒，如果我能以身殉城，身後還可以得些榮典。除了身殉以外，敗兵失地的處分，總不能免，教我如何能不愁苦呢？」鄭時大笑道：「這算得甚麼，我若沒有對付的方法，也不敢說幫助大哥的話了。大哥目前有為難的事，我就不能幫助，以後幫助的話還靠得住嗎？大哥只管開懷暢飲。我們今日雖結拜了成為異姓兄弟，然因地位不同的緣故，此後料不定要到何時，方能與大哥再是這們共桌飲食。大約第二次能與大哥共飲，便是我們三個老弟出頭的時候了。」

馬心儀立時現出了笑容，問道：「二弟有何方法，就說出來讓我參詳一番。能得周全，我總知道感激。」鄭時道：「感激的話，太顯得生分了，請大哥以後不但不可再是這們說，並不可想這們存心，只求此後不忘記我們，我們三個兄弟久困泥塗，就受賜已多了。這回事，極容易對付，大哥不是在幾個月以前，曾出了教四鄉招募團練的告示了嗎？」馬心儀笑道：「就是為了你們鬧的太凶了，只好是那們辦。」鄭時道：「有了那道告示就好辦，大哥此刻趕緊辦一道告急求援的公文，倒填今日黎明未破城的時刻，火速報到省城裡去。」

馬心儀道：「那倒用不著臨時辦了，黎明時原有告急求援的公文去了。」鄭時道：「那就更簡便了。大哥只須帶了印信，單身混出城去，將四鄉招募的團練，不問老幼強弱，數目能多越好，就由大哥率領了，趁明日絕早趕到城下來，虛張聲勢的將城圍了，只留南門不圍。我也率領眾兄弟，到城上抵抗一陣，兩邊不妨打得熱鬧些，我們做出抵抗不住不敢戀戰的神氣，率領眾兄弟擄了大哥的官眷，從南門敗逃下去。大哥一面進城安民，一面仍統率團練追趕，在路上又得虛打一陣，才把官眷奪回來。如此一番做作，照情形誇張一點兒呈報上去，大哥還得受處分嗎？」

馬心儀喜得立起來笑道：「二弟真不愧足智多謀四字，能照這樣做，必不至再受處分，不過委屈了三位老弟。」鄭時道：「大家都有妙用在內，也說不到委屈的話。」馬心儀隨向三人拱了拱手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我就不再耽擱了。」鄭時點頭對施星標道：「守城的不知端的，不見得肯容大哥混出城去。大哥快改了裝束，四弟親送到城外再回來罷。」馬心儀連忙改裝一個粗人，隨身帶了知府的印信，由施星標護送出城去了。

四鄉的團練，原是招募現成的。有一個知府親身去召集，還怕不容易湊成軍嗎？絕不費事的就聚集了一千多名高低不一、老幼參差的團兵。馬心儀誓師出發，離府城原不過幾□里路，半夜動身，不到天明就抵城下，將一座城三方面包圍起來，抬槍鳥銃，一齊向城上開放，城上也劈劈拍拍的對打。只嚇得這一城的百姓，一個個從睡夢中驚醒，兒啼女哭，夫叫妻號。鄭時等依照原定的計劃，擄了馬心儀眷屬，率眾棄城從南門逃走。馬心儀進城分了一半團練兵，留在城裡假做搜捕餘匪，其實那裡還有餘匪留在城裡，給團練兵來搜捕呢，不得不是這們做作掩人耳目罷了。親自帶了一半團練兵，追趕出城。追不到幾里，就將眷屬安全奪回來了。真是齊打得勝鼓，高唱凱歌還。一府城的人民，無不稱贊馬知府的神勇，並沒一人知道其中內幕。官場中照例最會鋪陳戰績，已經被鹽梟佔領了的城池，居然能在一個對時之中，恢復轉來，表面上並殺得鹽梟大敗虧輸，狼狽逃遁。在不知道內幕情形的人，自不能不恭維馬心儀有膽有略。馬心儀有了這番的事功，更得上官信任，官運果然益發亨通了。

屢次升擢，不到一年工夫，就升到了山東藩台，竭力提拔他的人，就是清室中興的名人曾國藩。曾國藩素知四川鹽梟厲害，而

他自己也是個得力於團練兵的人，見馬心儀能統率團練兵恢復失地，殺敗四川最以兇悍善戰著稱的鹽梟，因此分器重馬心儀是個有用之才，存心要提拔他出來，好做自己一個幫手。那時曾國藩的權勢，傾動朝野。凡是經他賞識的人，無不功名成就，要算是有清一代中第一個熱心培植人材獎掖後進的。馬心儀的才幹本來不弱，又有這樣轉禍為福的好機會送給他利用，再加一個有大力的存心提拔，竭力保舉，有時遇了關於鹽梟為難的事，更有鄭時在暗中為之划策，宜乎無往不利，一月三遷了。

只是馬心儀自規復失地後，不到一年就升到山東藩台。而鄭時等一班鹽梟，自從假敗之後，卻交上否運了。就在那日假敗出城，等馬心儀追來，將眷屬交還後，率著七零八落的隊伍，打算回山裡休息。不提防走了二□多里，忽然迎面衝出來一支兵馬，見面就殺將起來。鄭時以為反中了馬心儀的詭計，氣得跺腳，歎道：「人心真難測，我這們幫助他成功，他倒存心算計我，預先在這裡伏下一支兵馬等候我們。」張文祥也氣得磨牙裂齒，奮勇當先與官兵對殺。往日張文祥手下的兄弟，與官兵對壘，無不一以當□，所向無前，這回雖是假敗，並沒損耗軍實，兄弟們也非疲乏不堪應戰，無如隊伍散亂，毫無應戰的準備，臨時由少數人振作不起來。張文祥獨自帶了些親近的兄弟，當先殺了一陣，回頭看四面都是官兵旗幟，自己不過一二百人，被困在中央。鄭時、施星標都不知被衝到那裡去了，心裡著慌二人被官兵擒捉了去，料知久戰必難倖免，只得率了這一、二百名兄弟，又奮勇殺出重圍。看前面也有一大堆兵馬，好像是圍困了自家兄弟在內。張文祥高聲對手下一二百名兄弟說道：「我大哥、三弟，量必被困圍在那一團兵馬之內，你們情願幫我去救的，請隨我來，我今日不要命了。」眾兄弟聽了，轟雷也似的應一聲道：「我也不要命了。」虧了這一鼓勇氣，如衝發了一二百隻猛虎，齊發一聲吼，大地震動，張文祥左手挽藤牌，右手握單刀，只見就地一滾，賽過一團黑煙，馬撞著馬倒，人撞著人翻。眾兄弟緊跟在後，轉眼就殺進了重圍。鄭時正被困得無可奈何，張文祥若再遲一刻兒趕到，他和施星標二人不落到官兵手裡，便是自刎而死了。官兵見張文祥這部分如此驍勇，不由得膽都寒了。張文祥所到之處，紛紛後退，讓開一條道路，給眾人逃去，也不敢追趕。張文祥等事後調查，才知道這一支人馬，並不是馬心儀預先埋伏的。原來是因省裡接了馬心儀告急求援的公文，星夜派兵來救援的。鹽梟的旗幟裝束，都與官兵不同，遠遠的一見便能認識。鄭時等不提防有官兵來，官兵是來救援的，卻料知近城處必有鹽梟，所以見面便動手殺起來，好像是預先埋伏了的一樣。

這次鄭時三兄弟雖不曾受傷，然手下的兄弟死傷不少。他們自當鹽梟以來，從沒有是這們大敗過。行軍打仗，全賴一股銳氣。這銳氣一挫，就有善戰的好主將，也不能帶著沒銳氣的兵應戰。鄭時因在暗中幫助馬心儀的緣故，對於別部分鹽梟，平時可以援助的地方，總是量力援助，既和馬心儀有了關係，就不便再助鹽梟了。因此，部分鹽梟，對鄭時等多懷怨望，也都不肯出力來相助了。從來官兵剿匪，失敗則悄悄無聲，略得勝利，就雷厲風行的想斬盡殺絕。省城派來救援的官兵，無意中打了個大勝仗，官兵與鄭時這部分鹽梟相打，要算是第一次得勝，那裡捨得就這們輕放過去。接著又加派了一標人馬，跟蹤追剿。任憑鄭時足智多謀，張文祥驍勇善戰，鹽梟都是烏合之眾，從來勝則奮勇爭先，敗則如鳥獸散，紀律兩個字是說不上的，三兄弟每人手下所存留的，只二三十個人了，尚且被官兵追趕得無處立足。鄭時只得率著敗殘的兄弟，逃進一座深山，向張、施二人提議道：「我想不到假敗弄成了真敗，以致熱烘烘的基業，沒一年就虧敗到這步田地，這雖是因我的計謀不得當，然也有天意。我們此刻想再恢復以前的基業，等馬大哥招安，是辦不到的事了。我想馬大哥於今在山東，名位已是不小了，若有心照顧我們，並非難事。我打算教施四弟先去山東找馬大哥，我再詳細寫一封信給他。看他對待施四弟的情形如何，我兩人再作計較，不知兩位老弟的意思怎樣？」不知二人怎生回答？且待下回再說。